



文昌学宫由孔庙、文昌宫和蔚文书院组成。图为文昌宫主体建筑。李幸璜 摄

地经数迁 名凡几易

蔚文书院的身世之谜

■ 何杰华

在文昌孔庙隔壁，有一座古代书院叫蔚文书院，现在看着虽不起眼，但这里曾是文昌最高学府，明清之际，文昌因这里一跃成为海南文化高地，文昌从此真的文昌。“文昌之名今乃不虚，夫邑以文名耳。”曾出资捐建书院的乡绅林有鹗在《玉阳书院纪略中》如此感叹。

这座书院其实原本不叫蔚文书院，也原不在此地。正如观瑞在《蔚文书院全志·序》所述：（书院）地经数迁，名凡几易。如此波折，却依然能存在数百年而不亡，实属不易。

蔚文书院曾用名玉阳书院

名师云集，曾有岳麓书院式的会讲盛况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时任文昌知县的贺祉，协同邑绅林有鹗、林有鸣兄弟等人在文昌捐建了一座书院，因书院设于文昌县城北门外的玉阳山下，而得名“玉阳书院”。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海南大地震，书院倾圮，又是这位林有鹗出资重修，使得书院得以不亡。

这位林有鹗和他的弟弟林有鸣都很不简单，《康熙文昌县志》记“宗伯王忠铭、给谏许甸南（方志有误，应为“许南甸”）咸远赴会，皆二林所延请也。”在玉阳书院建成后，书院发起了玉阳会，又是林家兄弟请来王弘海、许子伟两位名儒来学院会讲，可想而知，其时书院当是何等的轰动，学子们又是何等的幸运。

玉阳会，又称体仁会，它是这座书院还叫玉阳书院时的高光，曾迎来过圣人王阳明的王门弟子王塘南，而这又跟贺知县密切相关。

王阳明去世后，其弟子在江西创建了传授王学的西原会体仁堂。玉阳书院建成后，贺知县便赶往自己的家乡江西，请来了王门弟子王塘南在玉阳

书院开讲王阳明心学。《蔚文书院全志》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并不无自豪地说“西原一脉汝定甫载之而南。”

玉阳会有固定的举办日期，有严格的《体仁会条》，又有名师开讲，自然是吸引了诸多琼州学子及乡民到会听讲。最让人艳羡的，是玉阳会的会讲方式。会讲是一种开放式的自由辩论式的教学方式，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便是朱熹、张栻其二人坐于讲堂内，当众辩论《中庸》之义，听讲的学子赞同谁的观点，便加入谁的阵营，学子们便在这激烈的辩论及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辩证地学习会讲之内容及要义。这种形式自然是远比灌输式的填鸭教学更具有吸引力。据称，朱张会讲时，连饮马池的水都被前来听讲的人所骑的马给喝光了，由此可见当时之盛况。

我们也可以想见，当王门弟子王塘南、礼部尚书王弘海，给事中许子伟等一众名儒光临文昌，聚于玉阳书院讲堂中会讲之时，该是如何的令人神往，实在令人羡慕起当时的文昌来了。



蔚文书院正门。李幸璜 摄

蔚文书院曾用名至公书院

迁至孔庙，以培养至公至正之人 为目标

这原本远在玉阳山下的玉阳书院，又是如何到了这文昌城内的呢？其实，它第一次迁移并没有移到现在的文昌孔庙处，而是先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迁至文昌阁右，雍正九年（1731年）将书院与文昌阁之义学合并，更玉阳为至公。

自玉阳书院创立至改名为至公书院，这一路走了127年，跨越了明清两代。关于这个“至公”，除去其字面意思“至公者，无私也”外，清代林其箴为当时之书院所撰的这副楹联似乎也能解释更名之缘由：“堪用美材不胜收高知古齐知今百万甲兵均自此堂发轫；至公书院无私植周中规拆中矩三千桃李悉从吾道依归”；林其箴先生想说的是：这里培养的都是至公至正之人，都是“道”的守护者与追随者，无任何“不规矩”之人。

书院迁到今天的位置，即文昌孔庙旁，已经是嘉庆九年（1804年）的事了。至此，至公书院的名头存在了约73年，加上玉阳书院的127年，这座书院正是在其两百岁时

来到文昌孔庙旁，并正式更名为蔚文书院。

玉阳以山为名，如岳麓山之岳麓书院；至公以目标为名，如怀化之崇实书院；而蔚文则满满的是书院人的对文昌学子的期待了——“识者咸卜人文蔚起焉，改名蔚文，其即至公书院、玉阳书院也，而名以实副，其斯为蔚文乎”。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八月二日，这座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古代书院，终于也和其他的书院一样接到了清廷的指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各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皇朝政典类纂》（卷二十七）】”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蔚文书院正式退出历史的舞台。

最后，用清代探花郎定安张岳崴为这座书院所撰的那副对联祝福这座文昌之城：

紫贝南瞻，励上达以诞登，愿比升高自下；

沧溟东汇，回狂澜而导派，无忘放海盈科。

（作者供职于海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

品赏画家徐渭笔下的葡萄

■ 缪士毅

在夏天品赏《徐渭画集》中的葡萄，如同品尝刚从葡萄树上摘下的新鲜果实一样，别有一番韵味。

徐渭，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等，浙江绍兴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为明代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素享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鼻祖之誉，其画能吸收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别开生面自成一家，不求形似求神似，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开创了一代画风，对后世画坛影响极大。

徐渭画作题材广泛，葡萄是他笔下喜欢的题材之一，一生创作了《葡萄图》《墨葡萄图》《松鼠葡萄图》《水墨葡萄图》等许

多葡萄名画。他对笔下的葡萄，擅于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葡萄神韵刻画得入木三分，在画面中尽显豪放境界。如本文配图《墨葡萄图》立轴，其大小为118.3cm×38cm，纸本，墨笔，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从画面来看，《墨葡萄图》颇有大写意的视觉效果，瞧！画中的水墨葡萄藤蔓错落，串串果实倒挂枝头，宛如就长在眼前的葡萄园里，给人以鲜嫩欲滴的感觉。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轻重、浓淡、疏密恰如其分，风格疏放，彰显了他的大写意风格。

徐渭不仅绘画艺术娴熟，而且书法造诣高超。有趣的是，他在绘画时，将其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书中有画，画中有书，使他的泼墨写意画平

添几分书法韵味，这在他笔下的葡萄画作中就有体现，比如，从《墨葡萄图》立轴来看，他所题的“那堪明月三五夜，照见如丸一两横”，字体结构跌宕纵横，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别具意趣。仔细观览画面，那泼墨写意葡萄画作，融合了精熟的书法，书画融为一体，顿使画面情趣横生，神韵充盈。

徐渭笔下的葡萄画作，其画面上时常可见相应的题画诗，诗情增添画意，画意映衬诗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如《葡萄图》，徐渭在画中间题诗道：“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他借助画意，以诗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感，简直就是他自己一生困厄的写照。他的葡萄画作题画诗还有

许多，如，“佛氏衣边说有珠，宛如铁网海南渔。余亦腹内饶三斛，化作葡萄树一株。”“几串明珠挂水清，醉来将墨扫生成。当时何用相如璧，始换西秦十五城。”

从古至今，人们都爱吃葡萄，葡萄也有“生命之水”“水果明珠”之称。相传我国的葡萄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的。葡萄鲜果圆润色艳，味甘爽滑，清香沁人，鲜食几颗，顿觉甜透心底，香生嘴边。葡萄一大用途在于酿酒，所酿成的葡萄酒口感清鲜爽口，和谐芬芳，余味悠长。而葡萄加工而成的葡萄干、葡萄酒等，也风味诱人。葡萄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密切，难怪历代画家都喜欢以葡萄作为笔下的创作题材，徐渭就是个中之一。



《墨葡萄图》。上海博物馆藏

陈确占父子行善佳话

■ 陈有济

陈确占（1845年—1921年），洋浦咸塘村人，乐于行善，其子继承家风，也行善不辍。陈确占父子的慈善事迹，至今仍被人们传为佳话。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陈确占在地处海边的咸塘村出生。咸塘村早在宋代已经存在，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癸酉科举人陈雷发，便是咸塘村人，陈雷发曾任宜伦县（今儋州）知县、南宁军（今儋州）知军。

咸塘村有一个优良的港口——咸塘港。它曾经是洋浦地区最热闹的一个港口，来往洋浦的商船，大多在这里停泊。古人多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陈确占经营航运、商业与渔业，经过艰苦创业，最后发家致富。咸塘村在大海里谋生的人很多，而同时代最为出类拔萃的就是陈确占和王坚桂二人。王坚桂（1870年—1930年），自号“颠人伯”，年龄比陈确占小，他从从事运输业和商业，富甲一方，也是乐善好施之人。

陈确占致富后，回报乡里，做了几件造福乡亲的大好事。因为有善举，陈确占在《民国儋县志·人物志》“卓行”篇有传，传文称他“热心公益，建筑咸塘桥，砌咸塘井，修字纸塔”。

1921年，打拼了一辈子，将近耄耋之年的陈确占逝世，享年76岁。

陈确占有三子、三女。长子陈振模；次子陈锦华，小名“小长”；三子陈新华，也叫振三，小名“小新”。兄弟三人都任过公职。陈振模去世较早，卒于1928年，时年三十余岁。陈锦华、陈新华尤其善于经商，在当地十分富有。

陈确占的儿子继承父亲的产业，也传承父亲行善的美德，接力父亲的义举。

陈锦华、陈新华兄弟在洋浦地区，多次建桥修路以便人们出行。干冲桥、太成市至文村桥、太成市至沙地村桥、西浦至鳌山村桥、夏兰村桥、咸塘港至太成市的石板路、西浦至鳌山的石板路，就是他们出资修成的。这些石板路和桥，不仅给周边村民生活提供了便利，也大大方便了外地人到太成市开展交易活动。在洋浦以外的地方，陈锦华兄弟也有修桥筑亭的善举，他们修筑了新英至新州路上的五里亭，新英至中和道上的万福桥以及海头的珠江桥等。

咸塘村及附近村民饮水困难，陈锦华、陈新华兄弟出资挖井两口，供应了十多个村庄村民饮水。为了让经过咸塘村的行人解饥渴，陈锦华、陈新华兄弟在路边设粥食、茶水，供赶路人免费食用。陈锦华、陈新华兄弟还在盐田石屋村边建了一处房子，以便候船过海的人避雨。地方上有时发生械斗，陈锦华、陈新华兄弟为了地方的安宁，慷慨解囊，出钱劝和当事双方，平息争端。

咸塘村和周边邻村的穷苦人家，有人过世没钱买棺材和操办丧事，陈锦华、陈新华兄弟倾力相助，让逝者得以安葬。地方发生饥荒时，陈锦华、陈新华兄弟出钱购买大米赈灾，解救饥民。

陈锦华、陈新华兄弟的商船，经过广州、海口时，经常免费搭载当时在海口和广州的儋县籍学生和生意人，不收取船费，遇到经济有困难的学生乘船，陈锦华、陈新华兄弟还会伸出援手，给予资助。

抗战期间，陈锦华、陈新华兄弟在广西北海做生意，面对当时时局，他们深明大义，解囊捐出一大笔钱购买枪支送给抗日队伍，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

陈锦华、陈新华兄弟对文教事业十分支持，在咸塘村建了文庙二座，而当时儋县第七区的区立学校、礼堂、校舍也都是他们捐巨款筑成的。1926年，儋县政府开始拨款买地办中学，陈锦华、陈新华兄弟捐款建了教室二间。

陈锦华、陈新华兄弟一直坚持鼎力做慈善，将父亲乐于助人 的精神发扬光大。陈确占父子对地方贡献很大，得到了人们的高度称赞。

清末拔贡陈有壮，曾为陈确占父子儋州家里的门口横匾亲笔题书“德门衍庆”四个大字，并撰写了左右楹联：“横山范水光仁里，瑞气祥云绕德门。”陈有壮的笔墨，可谓对陈确占父子做出最为恰当的评价。

2012年，陈确占父子的故居被列为儋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至今日，人们走进这座见证它的主人行善事迹的用黑石垒砌的建筑，仍会不由肃然起敬。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